

南和縣志卷十

列傳

後趙散騎常侍濮陽侯謚景張賓傳

晉書

張賓字孟趙趙郡南和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好學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澗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鑿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郎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火亂若勒為劉沈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主謀机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為右長吏天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聞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其情馬肅清百僚痛私昵絕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右曰侯而不名勒之朝莫與為此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動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

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歆成吾
事即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選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選
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莫共事豈
非酷乎因流涕歎曰

唐贈太尉右丞相廣平郡公謚文貞宋璟傳

新唐書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党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惶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八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闕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台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計相上觀告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

子朕環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冀
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虽死不悔后不懌姚壽遠
傳詔令出環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
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召原之勅二張詣環謝環不見
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悔不
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
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環虛位揖曰公第一一人何下
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也是時朝廷以易之等
內寵不名其官呼為之五郎昌宗女郎鄭善果謂環曰

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環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
何郎之云會有表告滿入朝公次卿以謁通礼意易之
等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愆常欲中傷后
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環奏按州縣纒監
察御史耽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史仲翔辭曰御史中
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職令使臣往此必有危臣
者既而詔副李燾使隴蜀環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
副李燾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翼環出則劾奏蘇之
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刺客殺之有若環者環乘

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械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冀都
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的供奉使下與言得
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怡烝寵數有請於璟璟勵荅曰
今復子明辟三宜以俟就第安得上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司諷有司論大逆
不道帝詔處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
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
即斬之臣恐竊有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見
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

遷京師詔璟

權檢校井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
大飢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擿歷抗相二州
政清穀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中同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堤
鄭惜典選為戚近千奪至迎用二歲嗣猶不能給更置
此冬選流品清并璟與侍侍郎李乂虛從愿澄革之銓
緒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報以諷
璟曰太子有大幼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宗
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

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
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
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唐人以竹筍
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
而無患災召拜邢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
都次峭谷馳通隘指擁車騎帝命點河南尹李朝尹知
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
而罪二臣比相飭後有受其敬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
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歷在下

姑聽持罪於朝然後詔遂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
廣平郡公廣州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
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
諂股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傳帝嘗命璟與蘇
遜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
人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令若同等別
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鴈鳩之平昔漢袁盎引却慎夫人
席文帝納之長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
別席帝嘆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

家寶孝謹故事故高一丈五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
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環遂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
也僭禮原葬前世所誠故古坟而不坟人之於哀達則
未違以礼自制故聖齊衰人制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
數虽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独能以儉所謂至德
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謀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國不
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魏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
宗欽納而之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
禮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

以搖動不変法以愛惜比來人閔競務靡彝今以后
重戚不憂之用高家夫寢不無人百百事官給一朝
就而區區屢聞者歆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含所宜宮
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呂陪陵坟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
常欲正身絶網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
乃能之即可奏人遣使賚綵絹四百疋會日食帝素
服候變錄囚多所貸遣賵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
下降德音卹人隱未宥輕擊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
教也恐議者止以月餉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

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詭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贖不官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虽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後以聞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机克滿文久未次乃命璟為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德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友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

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帝將發謂曰卿固元老別方厯
時宜有嘉謨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乎制荅曰所進當
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養優渥進兼吏部尚
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左丞相源乾曜為太
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
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賜全祿退居洛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
使賜藥餅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
度擬達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恩勗

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思嘉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
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
默啜負其疆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祖
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遂必厚
見賞璟顧夫子方少恐後于寵臨利者誇威武為國生
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
嘉貞復為相閱堂業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六子昇尚潭恕華銜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唐北海太守前南和令李邕傳

新唐書

李邕字太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推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麓頭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為文選注敷折淵洽表上之賜賚頗優除潞王府
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郝遷
居汴鄭問謙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挽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志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持進李嶠自言讀

書未編願一見秘書囑曰秘書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
固讀乃假直秘書永幾辭去囑驚試問奧篇隱陟了辨
如響囑嘆曰子且名家囑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佳
荐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五拾遺御史中丞
宋璟劾張昌宗等友狀武后不應邕立陛下大言曰璟
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
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且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
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滋
有九重之嚴未聞道橫議今藉藉皆言普思憑詭感說

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邪夷鳩氏且因
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
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石子寶
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
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几族早章百姓不聞
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生善張柬
之出為南和令貶雷州司戶參軍事章事平召拜左善
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使巖王重福謀及苞與

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党遷戶部員外郎令義崔湜患
日用而邕與之文元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伺
被礼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元宗及位召為戶部郎
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史中
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
泰山遷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
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賦貸枉法下獄當
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白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
而棄行烈士枕節勇者不避死故晉入林父不以過漢

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折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
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姜嬰見遂是吾無赤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强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
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章氏之鋒難
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則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
孤恤窮救乏調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
臣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
膏欽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疑曲臣知有邕邕不
知有臣臣不達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

也獲二善而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不寬邕之死使率德
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待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
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劉則臣請伏劍不敢煩
有司皇天后王實聞臣言昔吳楚及漢得劇孟則不憂
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重伏惟敷舍垢之道棄賤之義
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
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
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務能之
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瑋嶺南邕妻溫復為邕

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聞悉如仇不容於衆邪妄
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嘆
惋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在路邕獻牛酒例
蒙恩私妻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
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使擊牢戶
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史是聽事生吏口迫
邕手書貨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姦賊于時
屬使朝堂守捉嚴門阮天訴地難肯為聞泣血去國投

骨荒裔永無遠期甚願使邕待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
朔邊骨冀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入後從中人楊忠
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
州刺史喜興剷除害復生誣杜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
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
愛士人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壞
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
所為文章且進一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
天寶中右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罪

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忌邕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布就郡杖殺之特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虽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称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十將鎮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復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諍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毅不能治細行請托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唐魯山前令前南和尉元德秀傳

新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內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
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
側食不葢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
默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叅軍德秀不及親在而
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光人得祀吾
何娶為初元子襁褓喪親無費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
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
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容禮不益進不擬會

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
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
餘人明日盜尸竟達舉縣嗟嘆元宗在東都誦五鳳樓
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時頤言帝且第
勝負加賞點河南太守輩優數百被錦繡或作屏象壞
誦光麗德秀樂工數十人聯袂歌於為于于為于者德
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
內人其塗炭乎乃点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俸祿悉衣
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紫車去愛陸渾佳山

水乃定居為墻垣扁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
陶然彈琴自娛入以酒饋從之不門賢鄙為酣飯是時
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
楊極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塞士賦以
自况房瑄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
元紫芝也天寶十三年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為
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歎結
曰苦知禮之過而不情之之至大夫豹無固性無尊老

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祝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夜具五味而食吾衰之以威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下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知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護重祿不易一効之安易於孔子之

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
卿位服店賓友謀治亂根源孝孚元精乃見其妙穎士
若百鍊之鋼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
見其節德秀以為者王作樂崇德夫人之極致而薛章
不祿是為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近世史官
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元流備古今之變穎
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
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下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
賞蕭病賤惡太巫糞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

世為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詔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李豐南陽人亨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渾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極字齊物隋觀王維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亨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亨為餐嚮及去糗糧送之吏為立碑安祿山亂亨客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護全歷廬州刺史極與亨名最著潭誠以文傳後

元戶部尚書馬亨傳 元史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也世業農以貨雄鄉里亨少孤事母孝金李習為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稅使河北東北路使王晉辟亨家掾以才幹稱甲午晉荐於中書令郭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陞經推歷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荐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既而藉諸路戶以亨副八春忙哥撫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既遠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襲癸丑從世祖征征雲南

亨為京北榷課所長官京北藩邸分地也亨以寬簡治之
不事括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藍荅兒
等覈藩府錢穀亨時輦歲辦課銀五百錠輸之藩府
道平陽出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則
必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馬避而過之河
藍荅兒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據
汝罪耶對曰無害願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係之窮治
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克公用及就公廨
輦運腳價為不應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吏賜銀

三十二錠已未從世祖攻鄂州洵北遂遣亨馳驛往西
京等處罷所僉軍并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復遂
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陝西四川立宣
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遷陝西四川規
措軍儲轉運使時阿藍荅兒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
擬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
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轉餉太安軍
計傭直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內艱以攝省府事強起之
至則以兵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無勞民傷財

之嘆興元判官費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自
省府欲以法繩之及誣贖行者前保關中有異詔謀右
丞粘合珪讞之亨力辯之寃贖釋然四年遷陝西五路
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及朝廷以考課檄諸路轉
運司至則併轉運司入總管府成奪其制書授亨工部
侍郎解監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
一切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遠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
從之亨復上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傳當用正人以固
國本二曰中書大政釋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為

賢官不必備合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
署毗贊大政今用膏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
分埋萬幾今止社左右三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
使氏條化已多有司徃徃視為具文宜令憲司糾舉務
在必行疏聞帝既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
曰新自陝西來觀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
出矣至元三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尊改戶部尚
書金穀出納有條不忤時有賈胡特制國用使阿合馬
欲質文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為辭帝以問亨對

曰文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
一賈擅之廢法從何私將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建言
立常平義倉為備荒之具宜亟舉行而時以財用不足
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為尚書領左部亨上
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
無濫尋為平章阿合馬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爭襄樊
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為石丞姚樞為左
丞亨為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關亨之力為多
十年還京師帝方欲柄用之遽嬰未疾十四年卒年七

十一子詔庭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明刑部尚書侯泰傳 明史與暴昭合傳

侯泰字順懷南和人以荐舉起家建文初繼暴昭為刑部尚書燕王舉兵力主抗禦之策嘗督餉于濟寧淮安京師不守行至高郵被執與弟敬祖子圮俱被殺

按泰洪武初以府貢應荐為禮部員外郎擢刑部左侍郎建文初晉水部尚書靖難兵起出督山東糧運供應無缺濟寧失守泰遠京師燕兵南下又出督淮南軍餉假使宜行事及京師陷泰赴難行至高郵被報不屈與其隸上高茅耶仔同下錦衣獄弟敬祖子

南和縣志 卷一
三
圯俱論死藉其家與練子寧等二十九人同榜朝堂
永樂九年幼子京兒尚滯錦衣獄尋死後遂絕明史
上紀其畧故附記之

明贈刑部尚書李若珪傳

張 檉 助 教

贈刑部尚書李公者南和人也名若珪字昭華號載心其先世居山西平陸始祖顯宗遷南和生明明生勝勝生太學鑛鑛生甘甘生鞏昌通判春春生寧儉寧儉生公公生而修偉如蒼松古柏年十八為府學生潛心大業非秦漢以上書不讀捉筆不為時人語特人弗識也余祖識之遂定交同受知於和陽朱公萬厯中辛舉於鄉甲辰成進士先是公父有負郭田百餘畝價不下千金鬻之十不償一至是或勸贖焉公笑曰以我為何如

人夫緩急人所時有即產業常物耳急則求售緩則疆

取是市井見利而忘義者也吾不為此挫行人奉命封

周王謝絕交際拜戶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舉朝憚

之時承平久上下因循不振公上疏曰事勢不窮則不

變人情不激則不興因心術慮此正其時惟在君臣之

自振耳振之之道在皇上莫如信在諸臣莫若恥賞罰

不行則不信用舍不決則不信朝令夕更則不信獲肉

以拒外則不信飾套詞以誑臣下則不信尋題目以符

人口則不信有才而言無財則不信口言急而心不急

則不信多生猜疑則不信令人難測則不信皇上一自
及而可得也不作寔事負朝廷之養養則則無恥不求盡
心咎時事之難為則無耻占風望氣樹黨捉徒則無恥
寅緣請托納賄行私則無耻寧拂清議不敢拂人情則
無恥寧負朝廷不敢負中官則無耻自為好官由人莫
罵則無恥回互隱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無耻諸臣
一自反而可得也神宗崩光宗即位公陳初政五事曰
保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叔卜時梓宮在殯中
宮未冊宮人李氏有龍詔封貴妃公奏曰四大礼未舉

而先冊貴妃告之宗廟而言不順議之天下而興不光
垂之文冊萬世之後視今日之居若臣為何如也伏乞
先舉大禮後冊貴妃則禮制行大典光矣疏入報上踰
月帝崩喜宗未即位議改明年為天啟公上牋曰先帝
在位虽一月而善政已足于秋豈可使年號不存乎職
以為宜以明年為殿下紀元之始今年自八月朔先帝
登極之日至十二月終俱稱秦昌元年萬曆年號自今
年七月終止既不虧萬曆之寔數又不妨殿下之稱元
誠至使也從之帝即位將大婚命中書李寔劉克敬出

求淑女寔等預請推算官役興俱又為推祿者請勘合
不遵典制矜張越俎抗疏爭之不得謝病歸上書內閣
曰職恐此輩騷擾驛路故據疏鈔以遏其勢彼及侍權
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可言哉言官有言貴今不得
其言矣言官有氣節今為中官辱矣一官可拚七尺可
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今天下治亂惟在爭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危亦大臣危而天
不危矣時帝初立朝是不定人心疑懼公與同官楊澹
持正敢言而先後去國御史潘雲翼疏請留之不聽二

年召起為兵科都給事中三年遷太僕寺少卿四年遷大理寺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六年請蠲鄖陽舊逋廷議以黔餉無出難之公檢鄖庫有節者所餘軍需六十金曰是可抵也左右以例充幕府公用對公曰以官鏹入私室祿乎賜乎且吾何愛此非義之財而不以救數萬人之命哉疏上之得請凡蠲三萬二千餘金瑞惠桂三王同時之國初議從陸由河南入潼關至漢中已飭備矣忽改從水道出襄鄭有司錯愕靡指公題請南陽西安二府免厯者各協濟五十金及先驅至中

使頗驕橫公命有司盛供具因奏記三王請約束之三
王諭中使曰此撫軍即李給事中劾李寔劉克敬者也
爾輩其勿犯中使皆斂跡而過七年遷刑部侍郎中官
魏忠賢用事起大獄合其意則以人命為准官星不則
奇偶立至公輕重出入一準諸律既成案亦多年反忠
賢怒欲媒槩之無其隙公知事不可為遂引退熹宗崩
愍帝即位巡按御史王之良吳履中後前荐之不起杜
門謝絕請托有諫草撫鄖疏橋十年丁丑卒年六十有
九訃聞賜祭贈尚書淑人劉氏鞏氏相繼淑人孔氏持

年三十餘紡績讀書不出中門非至親不能見其面固
天性之真亦公刑于之化也無子姓恒翠嗣以公廕為
順天府通判公疾革遺命余祖誌其墓葬後三十年余
為之作傳

張檉曰氣節之於人大矣哉公立朝抗疏屹不可奪殆
所稱剛方不曰者與而卒能行其志而免禍其作用議
有大過人者明之末天下亂矣公出必不能容况能行
其道乎使公生而出死而歸于天下何益哉嗚呼惟公
乃宜不出惟不出乃足以見公乃足以見世也

明太常鄉白儲珪傳

曹履泰

公明儲詒字東仲南和人上世名琦者以義聞四傳生公有異質目數行下喜博覽五經紛綸比并大春小試輒高等辛卯舉順天鄉試甲辰登進士司理西安秦藩諸宗素強盛或歐衛士至死郡郡下敢問公讞如法諸宗怙然渭南盜起令欲卸罪于罪報尉受盜三百金坐故縱律公謂盜獲諭時尚有贏金耶尉幸全長安有盜弗獲督捕甚急諸遊徼縛一黃冠令羅織富平豪公文庭鞠時謬請益已得主名咸吐實活者數十人時公父

母俱鶴髮公念道遠妨履與不敢迎養浹歲父母相繼
歿公痛以一官阻舍殮孺子泣者三年服闋補辰州辰
西南接黔揚首變起平溪清浪等衛郵卒星散遂僉編
軍舍容戶等公至偵播平報仍募役人便之再理登州
歲太稔公議通海運故道招商販從青州安樂溯天津
日單騎走各徹量地遠近給糜粟銀錢隣境飢黎就食
者日以千百計視篆寧海清乾沒金二十兩搗盜魁乙
外分較秋闈得士俱名雋丙辰除禮部主事戊午改吏
部公益自嚴蒞問可挿棘已水入禮闈事竣以驗封郎

中乞假歸時邊務方殷畿輔諸邑派車牛供轉轉公首倡百金佐縣官里居五載日手一編甲子授考功郎中掌外計無畏無侮雅稱平明乙丑再較南宮前後凡得三十六人如蔡懋德龐承寵等皆品行卓然不第文詞之美也及東選令面無借忤權貴意然卒無媒葉端尋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時逆閹魏忠賢漸張公欲急去借催通賦行報命晉太常寺卿忠賢微指招公公遇其客故岸岸羣叩之丁卯推撫寧夏忠賢矯旨以負氣偏執落職會上御極薦剡滿公車業以倉場侍郎登

啟事竟卒於家公親白暫王立素性和易嘗疏百泉以
灌田減價出粟以賑飢捐金修學官所著有救時條議
銓署草恒園吟諸書卒之日里人皆巷哭云

曹履泰曰公三為司理絕不引絕批根博能名其風力
乃特見于天官時賢者固不可測也當逆聞肆虐忤者
立糜碎公竟以強項全禍福固無命士亦在自樹立哉

明廣信知府張應誥傳

廣信知府張公南和人，也名應誥，字仲錫，號澹如。先世晉之壽陽人，六世祖恕，遷南和。生誠，誠生德玉，德玉生壽官，壘壘生青州教授封君鳳，鳳生公。少穎秀，不無俗位，孝及剛正，誠一靡二。為文出入史漢，問有逸氣。年十九，為諸生，與贈刑部尚書昭華李公同受知於都御史和陽朱公。丁酉，舉於鄉，四上春官，不第。欲謁選，以圖祿養，封君上之。封君卒，公哀毀，骨立，服闋，入歆謁。選母丁，宜人又止之。宜人卒，痛不及養，歆泮礪，以成先志。

與余讀書於清佛寺為破釜沉舟計己未不第乃謁選
除四川廣安州知州廣安疲而刁仕此鮮得選者公律
已以廉下御以法衡情以理士民畏而愛之奢酋叛據
重慶去廣安不二百里將襲之公儲糧練兵與氏死守
廣安人有從賊者徐奎張兆與城中不執輩謀舉城應
賊公捕誅之賊知有備不敢犯援蜀客兵固凱等既秉
舟復索馬馬按匹折銀因與馬戶相搦露刃圍城公登
城諭以大義乃解圍去萬縣兵過廣安因監軍使者屢
誑以糧不信屯聚不行勢巨測公貸於富室未足銷銀

魚贊珥盃盤奏得千金給散之遂飲任就道刺廣安四年遷河南府同知屢攝府州縣事各有建白庚午遷刑部員外郎 遷郎中時上勵請求治頗任法令公以

衰衿為心不柱法以徇上意亦不任意以亂上法前後

平反甚衆癸酉遷江西廣信知府廣信有額設貢紙自藩司而府廳遞減其直府官歲得二十餘金紙戶每有破家蕩產者公乃請於上裁革之廣信兌撥南庚兵餉數十石自信至度水淺而急灘多而險運糧率數鍾致一石時後有水旱水電之災民大曰公請改折以銀公

私稱使同知某掇篆王山激變百姓不耕不市矣蓋院
駐節出示安撫不應也曰我輩所傾心者知府一人而
已知府至乃就撫蓋院飛檄徵公公至耕者耕市者市
丙子春廣信大飢守道欲以上饒穀濟他縣民上饒飢
民怒凌守道揚竿中衢相聚為亂公諭解之先賑其急
而後懲其首難者以徇守四年不遷卒以信拙於催科
鐫秩遂持冠歸築散木山房讀書自樂事有不便於民
者必請於縣未嘗及於私與人交忠信篤寔寧落落不
洽於俗不能容容取悅於衆人寧夏公公未嘗負人事

長兄如嚴父一生未嘗少解南和向無詩公幼年自南陽歸以詩名詩李始興著有落花詩蜀道吟蓬蒿園草散木山房稿等集古文詞隨作隨失不存稿故多不傳傳者刑部尚書李公墓志銘波澗記散木山房稿序而已己外卒時年六十有九

黃子曰宋文貞公善談諧而其立朝也則正直不可犯公飲不一焦棊而談笑風流令人絕倒至於臨大事難不悻而毅然莫奪有廷尚馬其居衆則言笑不苟直子孫雖盛署不衣冠不敢見可謂以禮教矣退食手一編

南軒集卷之六
三十一
吟咏竟日若無官者其然歟可減晉人所謂汪汪如
千頃波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者耶公蓋人傑也哉

明金縣令楊岱傳

公諱岱字靜卿別號印尼南和人也生而孝友識趣曠
遠不與世歆為伍奮志下惟萬曆戊子補博士弟子員
第一益自刻厲屢試冠軍丁酉食餽戊戌考準選貢人
北監丁內難與大司寇李載心先生同研席皆受知于
大中丞朱和陽先生數奇久用場屋不得志庚戌考授
縣職復丁外艱癸丑選陝西臨洮府蘭州金縣令金縣
即古先零郡徠獮雜處頑點不可名狀有十餘年通課
且清定三驛罷于奔命前官罔不以是獲戾公蒞任復

區盡撫綏民大稱便詳釋犯民二十載覆盆之冤清革
草場數十萬賠累之苦他如振士民戢強暴凡便民益
國靡不任勞任怨但地僻民貧不忍歛膏脂以要譽上
官遂決意棄去甲寅詳謂改教院道諸司惋惜不忍放
屢請乃許士民遮道擁留有去後思乙卯授河南彰德
府涉縣教諭課士惟勤署臨漳縣事綜理周密贍貧民
多所存活尋陞趙存起居郎會趙王初受冊對每朝與
講古今圖史開悟甚切後兼司刑宗人亦奉約束有強
項之稱時王有庶祖母王大人者以王幼掌理宮事頗

自傳俾王與嫡母陳生母胡各為別宮竟歲不與王晤
兩宮悲悅時徹外垣乃疏請遠政凡事悉從王處王始
得與兩宮聚首元直疾邪於世難容戊午致政歸於城
南搆書齋為田園樂先是與兄同炊至是與姪元亨折
產割田宅之半使自給復時時急人之困親族待舉火
者數十家嘗備述祖宗勤苦創業艱難為後人勸晚年
喜醫進後學邑中俊髦執經者指不勝屈凡與縣賓者
七與府賓者一其德望令人推重如此素壯健無病一
病竟不瘥不食者十有三日尚區處後事不輟轉床褥

間疾劇長子元芳俯伏飲泣屬曰爾性則板爾見則偏
獨清独醒其誰爾堪雖然立身自有法度爾行爾志無
懼人笑梵機之反著也言訖端然而逝生於隆慶五年
辛未四月十三日卒於崇禎五年壬申四月二十日壽
六十有二

鄧子曰予讀揚公之狀而見公之生氣凜凜在毫楮聞
也公以清白傳家廉能作吏有先世四知之風已足不
朽矣而又得仲延為之承先繼志克大厥家文章吏治
與先人堪為繼体昔之所謂三揚者再
行山澧水

間如揚公者死乎不死矣

潮州府推官程萬里傳

張櫛

公名萬里字圖南號羽鳴南和人性樸厚不與物迂幼有聲黌序間予年逮就傳先隨菴府君延公於家從遠者衆徒於後國公平易近人誨義終日無倦色善飲酒日夜啣盃終不及亂詰朝詣館功課不綴若未飲者數年從遊者益衆徒於城外蓬蒿園士午領鄉荐丁亥登呂官榜進士授河南桐柏縣知縣先是桐柏有巨寇李虎者喜食人聚衆數十據縣城二載後虎虽伏誅城中虛無人白膏滿地間有窟伏山野者率皆鳩形骨立無

人色公下車招集流亡勸懇荒田數月人稍安集桐栢
木耳負販者以為奇貨土人亦藉以給衣食舊有稅歲
四百餘金公除之商民皆悅任桐栢二年以不善脂韋
忤當事意謫江南按察司照磨未逾年廣東潮州府
推官潮當海寇大亂之後死不能殮殮不能葬者纍纍
相望公訪其有後者捐俸助之無後者設義塚掩之間
大獄輒惻然不忍反覆訊鞠得其情而後已潮固海邦
荒陋又瀕兵燹鮮讀者書公月課之擇其尤者給以資
斧自是潮文風漸有起色理潮一年丁父艱 在道痛

已以官貧道遠不能迎養父病不能待葯葯歿不得親
舍殮日夕泣啼飲食頓減抵宿遷以漸近里也哀號失
聲遂卧病不起臨終家人以遺言請公嘆曰吾生不能
養死不能訣天地之罪人也夫何言家人曰即不祿後
人何所託公曰遺子富貴以養驕無寧遺子貧賤使自
立吾寧遺子貧賤使自立吾之志也又何言遂卒家人
扶襯歸葬於劉義屯之東阡

張檉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公自貧賤至通藉始
終不易厥度其德量甚厚而遠觀世之朝擇褐幕改德

者賢不肖為何如也予迎公之柩於東郊人無大小男婦皆嘆息下泪者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明楊元芳小傳

楊元芳家遼容南和人也性沉靜寡交遊篤志孝友不親俗事讀書不出声過目能記學最博為古文解萬言可立待所著書有崇勤儉文畢禽辯行世繼芳九歲徒受書曰課經史外命讀左國秦漢及唐宋大家大學衍義諸書謂八股淺近外業無益身世母徒役精力為也又嘗午夜觀天喟然謂予曰世將變矣吾已無意声聞子其勉之無隕先業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時年三十有五大德不壽大文不名可勝嘆哉

劉渤傳

周家相

新安進士

劉翁渤字沛之南和人以字行其先自晉之洪洞遷于和以文書世其業父顛為邑名諸生生翁兄弟四人翁最少幼孤家亦中落讀書刻苦然貧不能竟學讀計魯齋集有學者當以謀生為先語慨然曰謀生得道斯學業可專於是權子母視棄取漸致豐裕得從容文墨補邑博士弟子員艱于遇嘗云學者心存利濟惟視此心之其與不真耳得時以成其大不得時以成其小固事之在已而不在人也凡邑之興作叩之罔不應與族黨

均其財皆得以小康己丑庚寅之間邑大稔出粟施粥
全活無秣親故有貧乏者袖金以遺之終不以告人不
能婚葬者賙卹之亦有食其惠而反噬者處之如恒不
與校也晚年絕意進取日與二三老友談道析疑文酒
往還人以比之堯大彥方馬病革取人所負券悉焚之
語諸子曰吾不以此累汝輩也年七十卒卒後負者以
千金來償諸子以無券不受負者亦不肯持去遂相讓
為恤貧之費至今邑中稱長者必為手屈一指云子四
人長祺尤能繼其志

論曰世人有一善一節可掇者多艷道之劉翁善行津
津在人齒叻間固未可殫述也觀其均財施賑諸事又
豈一善一節者所可比衡哉蓋其讀書談道深有契於
儒賢之意者歟